



ARIA FOR LIFE

生命的咏叹

放歌温可铮

音乐家

画卷

俞子正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生命



的咏叹

放歌温可铮

ARIA FOR LIFE

音乐家画卷



俞子正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咏叹：放歌温可铮 / 俞子正著.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11

(音乐家画卷)

ISBN 978-7-80692-336-8

I 生… II 俞… III 温可铮—生平事迹—世界

IV. J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2051号



丛 书 名：音乐家画卷

策 划：陈钢

书 名：生命的咏叹——放歌温可铮

著 者：俞子正

责任编辑：夏 楠

整体设计：帝王设计机构

出版发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汾阳路20号

印 刷：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8

版 次：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4000册

书 号：ISBN 978-7-80692-336-8/J.324

定 价：38.00元

他在天堂里放声歌唱！

——追思温可铮

张金凤

天动地摇，霞光四射，苍穹里爆发出霹雳一声：“我一来——了！”

老温来了！温可铮来了！！中国的夏里亚宾来了！！

他在登上艺术巅峰时驾云而去，他在天堂里放声歌唱，他没有走，他也不会走，他和他的歌声，将永远铭刻在世界音乐名人堂的纪念碑上，铭刻在历史的履痕和人们的心坎里。他没有走！他没有走！！他一没一有一走……

一个78岁的老人，在舞台上站如松，声如钟，一口气唱了14首歌，竟然还保持着他那9岁获得“音乐天才儿童奖”时的童真，保持着莫斯科青年声乐比赛时的辉煌，而且越唱越美，越唱越好，真是一个打破了男低音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响当当的温可铮！

一个78岁的老人，当他正在爬上艺术巅峰时，突然倒了下来！可是，他并没有倒，他只是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像一尊古铜色的雕塑那样，庄严地站在那里。他在用他那苍劲硬朗的笔触，划下了两个圆满的句号：艺术的句号与人生的句号！他在向世间证明：温可铮是个铮铮铁汉，而非爬行着的小人！

当年，温可铮有一句名言：“我爬也要爬到莫斯科去！”

爬！对，就是这个“爬”字，表达了拙于言语而只擅长歌唱的温可铮，向往前去他的老师苏石林的世界“男低音之王”夏里亚宾的祖国，当年的“苏联老大哥”那儿去进修的志向和决心。

可是，同样也是这个“爬”字，到了“文革”时，竟然成为要想死心塌地爬到敌对的“苏修”的罪证，也成了“温可铮形象”和“温可铮符号”！温可铮，这位新中国第一个昂首高歌，登上国际声乐乐坛的杰出的中国青年男低音歌唱家，一下子变成了匍匐在地，向“狗洞”一步步“爬”过去的“修正主义走狗”，“可铮”变成了‘可憎’……



你不是要“爬”吗？那好，北京来的女红卫兵，将音乐学院的“牛鬼蛇神”们集中起来，拉出腰中的皮带刷地一抽：“低下头来！”然后冷笑着说：“你们不都是‘音乐家’吗？好啊，那就让你们一起来个大合唱吧！”接着，转头就指着老温说：“温可铮，你不是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吗？那就让你来领唱，要唱得清楚，唱得响亮！现在开始，预备……起！”于是，大家低着头，声音参差不齐地唱着那首从北京流传过来的《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当然，其中最响亮的还是那个想“爬出去”的“老牛”，不过，他的有意压着嗓子从低声区中挤出的“歌声”，倒也颇似爬行着的老牛的低吼……

这段往事好像挺为“黑色幽默”吧？可是，在现实中的“黑色”决非“幽默”，而是冰硬、血腥和兽性的代名词。特别是对于那个想“爬出去”的人……

文革一开始，老温就首当其冲，和我同进“牛棚”。但冲进他家去“横扫”的并不是一般的红卫兵，而是一个同行——一个同样唱男低音的声乐系学生和他带去的红卫兵。他们“有的放矢”，朝着他们锁定的两个目标进军——是抢走他多年来潜心积累的声乐笔记，二是将塑料拖鞋、毛线帽子强行塞入他的嘴里，同时用鞋底猛抽他的喉部。这样，既可摧毁他的声带，也能夺走他苦学积累的珍贵的资料；这样，就可从根基上摧毁温可铮！

此时此地，又有谁能救他呢？能救他的只有一个人——他自己！为了保卫他的命根子——那天赐的金不换的声带，他本能地挣脱了架住他的歹徒，猛地从三楼一古脑儿溜至二楼的平台，紧接着纵身一跃直抵一楼，然后夺门而走……

那时关在“牛棚”里的“牛鬼”，待遇也有区别。我属于“小牛鬼”，行动尚能自由；老温则是老牛”，关在学校，不准外出。有一年过春节时，他想请假回家几天，红卫兵甲同意了，可红卫兵乙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把他从家里揪到学校，紧急集合全体“牛鬼蛇神”，当众毒打。木棍打成几截，再随手捞起地下的水泥棒横扫而过，幸亏他顿时拔地跃起，才又一次逃过了这一劫！

在那个“非常时期”，非即常，常即非，事事颠倒，事事非常，尊严的人一夜间成了非人的“牛鬼”，而真正的牛鬼却纷纷装扮成人，粉墨登场。所以，“文革”除了是一次空前的政治浩劫外，也可谓是一场人与兽的生死搏斗！人，这个大写的字在字典中被抹去了，人性，也在神州大地上泯灭了！

不，没有泯灭！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人民也是偷偷地保护着艺术和艺术家，因为这才是他们的精神所系与心灵之爱。当老温被红卫兵追逐殴打时，是经常听他在家练声的工人邻居们保护了他；当他随着学校的“革命师生”到钢铁厂去“改造”时，挥汗炼钢的炉前工人极需要歌声的鼓舞，而那些平时口号连篇、吼声震天的“革命师生”们，却竟然无一敢于上沸腾的炉台前演唱！可就在那时，被剥夺了演唱权利的温可铮却不顾一切，挺身上前，炉前放歌《咱们工人有力量》！他拿到的那张“批准书”，是工人弟兄们给的。他们不仅批准了他唱，鼓励了他唱，而且要求他一唱再唱！

他要唱，他也只会唱，他是一个为歌而生、为歌而死的不折不扣的歌迷、歌痴和歌狂！

“音乐是我生活的唯一意义，我所有的自尊自信都来自音乐，我活着就是为了唱歌！”

“假如我不干这一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要当半个和尚，让自己处于世外桃源才好。”他也差不离是半个“和尚”了，连在结婚登记的路上，他还在边走边背歌词呢！

“我连骨头都能唱呀！”温可铮仰天长叹道。

这，就是温可铮，就是那个视歌为命的温可铮呀！

“我要唱！我要唱！”

即使在那个非常时期，温可铮也会用“非常”的方法来练唱。别人红时，他却在背歌词；要他读报，他就用朗诵替代练声。他在“牛棚”的桌上，端放着《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可压在它下面的却是一堆乐谱；有人来时就高诵：“不许放屁，试看天地反复”，可人一走，就低吟着《杨白劳》和舒伯特艺术歌曲。每天，

他都要在校园里扫地，他一边扫地，一边则轻哼着他那首得意的保留曲目：《跳蚤之歌》。这首选自歌德《浮士德》歌词的歌，道出了他的心声：“你们这些穿着龙袍的跳蚤，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可最终总会被愤怒的人们捏死！”想到这里，他禁不住爆发出爽朗和蔑视的大笑，然后在牙缝里轻轻迸出三个字：“捏—死—它！”

在那些日子里，家里不能唱，他就在大热天里跑到表哥家去，拉起窗帘锁起门，光着膀子偷偷练唱。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他还与妻子一起骑车到西郊的荒野里去，在一棵树下放声大唱，雨声陪伴着歌声，也掩没了歌声；歌雨和着泪雨，在污浊的黑暗中流出了一汪清泉；而依偎在旁、相依为命的妻子，虽是那么弱小，那么惴惴不安，却像是一支坚硬的铁柱，默默地支撑着他。就是她，在温可铮快支撑不住的时候，拉住了他，留住了他。他们当时的那段对话，可以收集在任何一本经典诗作与文集中：

“好，你想死，我陪你一起死，但是我得把话讲清楚。我记得你父亲说是你一年级的的时候就写作文要成为伟大的歌唱家。是吗？”

“是的。”

“你是写了血书才得到父亲的同意考上了国立音乐学院，是吗？”

“是的。”

“你的理想实现了没有？”

“没有。”

“那你现在觉得唱够了吗？”

“没有！”

“那你教够了吗？”

“没有！”

“那你能甘心死吗？！”

.....

妻子用歌声救活了歌痴，而他则用响亮的歌声，证明了他一生的艺术理想与辉煌成就。

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在国内举办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曾参加了1600余场演出，其中个人独唱近300场，保留曲目超过500多首。我们的老院长谭抒真曾如此称述他：“温可铮演唱歌曲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水平之高、演出场次之多，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在国内不仅限于歌唱家，即使将器乐演奏家包括在内，无论谁也远不能和他相比。”

他用不着“爬”到莫斯科去，早在50年前，当他在参加国际青年歌唱家比赛获奖后，前苏联的音乐大师、人民演员鲍·格梅里亚就对他盛赞道：“温可铮的歌唱是当时我听到的最具前途的男低音歌唱家之一。”今天，全世界都在倾听温可铮的声音。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卡耐基音乐厅举行独唱音乐会的中国歌唱家，他还曾应邀在联合国总部和日本皇宫演唱，被日本报界誉为“夏里亚宾再现”，说他的演唱“显示了世界第一流歌唱家的威力。”见（德岛新闻）法国老一辈著名声乐家阿兰·万佐，在聆听他的歌声后赞叹道：“上帝啊，怎么这位来自东方的歌唱家的嗓音如此年轻富有魅力，他的美妙的歌唱艺术，即使在意大利，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1999年2月，权威的《纽约时报》如此评论他的演唱：“来自中国的、年高七十的世界知名的男低音温可铮，竟以美妙神奇的嗓音力度，使人动容与震撼！”

“动容”与“震撼”就是对温可铮歌唱艺术的最高褒奖！

令人动容与震撼，是因为歌者自己的动心与动情！有一次他在美国演唱《老人河》后，许多人为之流泪、为之动容，事后记者问道：“你们国家没有密西西比河，文化根基也不一样，为什么能打动我们呢？”温可铮答曰：“我曾经受过的苦难，让我对你们国家当时黑人的悲惨完全了解。”

令人动容与震撼，还因为是他对声乐艺术的痴迷、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他自幼就喜欢京剧、民歌和国画，还牢记少林功夫中所讲究的“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坚持天天练声，保持声音的完美和声感的敏锐。苏石林、契尔金是他的老师，金少山、徐悲鸿也是他的老师，人民和祖国大地更是他老师的老师！他，就是在他们的哺育与滋养下攀登上艺术高峰的！

尤为可贵的是，温可铮不仅以他雄浑深沉的歌声，令人折服地步入了艺术大师的殿堂；更是用他像伏尔加船夫那样的艰辛、沉重、颠簸、呻吟，一步一个脚印的步履，向大地母亲交上了一份他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正直的人和勇敢的人的出色的答卷。他得过很多奖，可是他还得了个别的歌唱家都不曾得过的“特别奖”——2007年1月28日荣获的首届“中国诚信人生杰出人物奖”！而且，他是获奖的十大杰出人物中唯一的音乐家！这虽是温可铮在世时所获的最后一个奖，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比歌唱奖更为重要的“人生奖”，是一张对他78载风雨人生赞颂和认可的“生命质量合格证”。它表彰了他老实做人，务实敬业，奋发进取的诚信精神，和对艺术的真诚崇敬与执着追求。

什么是“诚信”？诚信的同义词就是一个“真”字！

人间难得一点真啊！！

在假唱泛滥的今天，在那些“名歌手”们在伴声带的掩护下，公然欺骗听众，使其声音“永葆青春”的现实面前，78岁的温可铮，响当地喊出了四个字：拒绝假唱！而且，他竟然连话筒也不用。

“我的演唱形式很简单，就是一架钢琴伴奏。另外我不使用话筒，定全靠自己的声音，我一直拒绝话筒。”

“麦克风传出的声音是被复制过的，我的演唱是‘真迹’。谁都知道王羲之的字值钱，可是你把它拓印了几万张还卖真价，对得起观众吗？！”

78岁的温可铮就这样打破了19世纪初德国男低音大歌唱家路丁·威士创下的72岁用真声举行独唱音乐会的记录，更有力地揭穿了那些为假唱辩护的“假歌唱家”们的不光彩的手段。你看！站在舞台上的不就是那个78岁的老人，可却又是货真价实的铮铮铁汉：温—可—铮吗？！

温可铮是一棵乐坛的常青树，声乐王国中的得道者，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是，他悄然走了，突然走了，不无遗憾地走了，头也没回一回地走了！他在还没有来得及在方始开幕的国家大剧院里举行八十大寿独唱音乐会，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积累与酝酿了几十年的声乐论著前，就猝然离我们而去了！天哪，这个充满了污秽与欺诈的尘世间，竟然容不了这位歌坛好汉的拳拳报国之心和绵绵歌咏之情，听任他弃世远飞了！可是，他还是不告而别地飞了，无怨无悔地飞了，飞到了一个没有挤压、没有忌恨的净土，飞到了天国为他留的一席宝座。在那里，他可以恣情放歌，开怀欢笑！在那里，他不但举办了八十大寿独唱音乐会，饰演了他梦寐以求的歌剧《伊凡·苏萨宁》与《鲍里斯·戈多诺夫》；而且，还与师辈夏里亚宾、苏石林在一起，切磋技艺，举办了世界男低音学术论坛，琅琅宣读了他新写的论文。可有时，他还会在万籁俱静的深夜里，悄悄地拨开云雾，俯首远望，对着亲人、学生，轻轻地哼一句“啊，嘎哦丽泰”，问一声无声的好！可情不自禁间，他，温可铮，这个从不掉泪的铮铮铁汉，突然洒下奔泻出一阵阵英雄的泪……

顿时，泪飞顿作倾盆雨！泪雨、歌雨、咆哮之雨、欢腾之雨满天旋转，漫天飞舞！它湿润了大地，它温暖了人间，它突然，我想起了帕瓦罗帝、想起了这位才走不久的男高音歌王1981年时在纽约的一所大教堂里演唱《圣母颂》的情景。我曾无数次听过这首圣歌，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轻轻地、远远地、从教堂四周绕梁而至、袅袅传入耳中、注入心间的天籁之声！现在，这个声音突然又升了起来，我似乎听到温可铮也在唱这首歌；但不是轻轻地、远远地，而是高昂地、嘹亮地……

他走了，但是还在歌唱，歌唱，歌唱……

他在天堂里放声歌唱！

五十三个春秋 我们，在一起

■■■■■

王述
2007年10月

可铮走后，在校领导和朋友们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第一本纪念他的书就要出版了。编辑部要我写个“前言”，说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任务”。其实，我知道这是大家的好意。作为可铮生活中的伴侣，歌声里的伴奏，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地在一起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不管多么艰难困苦，多么曲折坎坷，也不管台上多少鲜花掌声，台下多少拼搏努力，我始终感觉我们俩是一个人，我们合在一起，就是温可铮的声乐事业，他中有我，我中有他，他离不开我，我更离不开他。

一九五〇年，我认识可铮时自己还是个学生，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只有音乐是我们爱情的永恒见证。从我们结合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们俩生活的全部真谛就是为声乐事业献身。

此时此刻，我眼前又浮现出2004年1月3日，那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幕。那天，可铮和我应邀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经典名曲音乐会”，可铮的演唱，像每次音乐会一样博得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音乐会结束时，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可铮和我就在舞台上被双双授予由加利福尼亚州五位郡市长亲笔签名的“高水平演出荣誉奖”。当时我和可铮都非常激动，回到后台，可铮紧紧地拥抱着我，他喃喃的在我耳边说“五十年！述，五十年了！谢谢你！……”是啊，2004年1月1日，是我们结婚50年的金婚纪念日，我们无暇庆祝，今天可铮的拥抱，把什么都包含进去了。

我为可铮感到骄傲和自豪！温可铮以一名中国歌唱家的身份，曾在世界很多国家的舞台上演唱。在联合国总部大厦演奏厅、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在林肯艺术中心、在卡内基音乐厅、在东京文化会馆、在新加坡、在台湾、在香港、在欧洲、在南美……他的歌声无论在哪里唱响，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赞誉的评论，也会如潮水般涌来，可铮得的奖太多了，简直数不过来。他能准确地用中、俄、意、英、法、德、西班牙等多国语言声情并茂地演唱歌剧咏叹调、艺术歌曲、各国民歌、宗教圣乐、黑人灵歌等。洋洋洒洒数百首，曲目了然于胸，随时都可以拿出几场曲目完全不同的音乐会。这在常人看来是奇迹，其实在这奇迹的背后，是我们俩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不少于十二小时的练声、教学、背谱、背词、合伴奏、排练、听录音、听唱片、抄乐谱的付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可铮在任何国家任何音乐会上，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他总要在曲目中加入一组中国民歌和中国的创作歌曲，许多外国朋友和听众是从他的音乐会上开始接触中国音乐的，不少人听了可铮唱的中国歌曲后惊叹“中国有这么好听的歌！”对可铮来说，再难的歌他都能举重若轻的唱好。但有一首歌，他总想在台上唱，却总唱不成。因为每当他唱这首《我的祖国妈妈》时，他都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唱到“儿女在海外飘流，长思念久别的老家……出走时满头青丝，归来时满头银发……我走遍海角天涯，忘不了祖国妈妈……我亲爱的祖国妈妈！”时他都会泪流满面，无法自持。

“传承世界文明，弘扬民族文化”这是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回想可铮和我携手走过的五十三年历程。我们追求的和努力实践的也正是这十二个字。2007年1月28日，可铮人生得的最后一个大奖是“诚信人生”杰出人物奖。作为对他的人生评价，实在是恰如其分的，可铮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感谢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的“好友兼难友”陈钢教授！感谢编辑部！感谢可铮的好学生俞子正教授！感谢所有为此书出版给与巨大帮助的朋友们！你们为可铮，为中国的声乐事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谢谢！





CONTENTS 目录

序一

序二

001 怀念

009 生命，因歌声而精彩

021 缘

031 苦舟

039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049 三春晖

057 寒墨书香

067 我愿意

073 太阳落山了

076 来自世界各国与及国内的赞誉

082 温可铮艺术教学生涯大事记

113 感恩



2007年春天，恩师温可铮教授逝世了，就在他出生的故乡，在人们的泪水里，老师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舞台和善良的人们……

没过几天，美伦美幻的国家大剧院在温老师家老宅基上拔地而起！

可惜，温老师没有能够看见这颗蓝莹莹的巨大“水滴”。

如果，如果大剧院早建成一年……

如果，如果老师晚走几年，哪怕是一年！哪怕是半年！

如果，如果他能够在他老宅基上的大剧院开他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可是，已没有如果了，只有深深的遗憾和长长的思念……

这是一个没能相遇的缘份，温老师为歌唱而降生在这里，国家大剧院也为歌唱而建在这里。

老人们常说，人去世以后灵魂还在飞翔，直到把所有的牵挂都了结为止；是啊，温老师一定会回到老宅的地方来，他的歌声来自这块风水宝地，即使他去了天堂，他的歌声还会回到这里，他的灵魂还会回到生养他的地方；黎明时，他会在白云里看着国家大剧院静静地微笑，星夜里，他低沉的歌声会悠悠飘荡在大剧院的每一个角落……

从前，这里叫东绒线胡同，皇城根下的一条老胡同，人民大会堂后面，与天安门城楼咫尺相望，整条胡同都是灰色的砖墙、红漆的大门。温老师家在东绒线胡同里的于抚院6号，一座典型的两进四合院；1929年2月17日，大年初二，温老师来到了这个世界，然后他大声地歌唱，他唱着歌从这里走出去，唱了半个多世纪，唱遍了大半个地球，又唱着歌回到这里；他是为歌唱而活着的，他的生命因歌声而精彩、因歌声而动人。

七十九年过去了，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是共和国的心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温老师家能够听见；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逮捕四人帮，可能从他家门口经过；邓小平在广场上检阅三军，那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温老师家也能够听见；天安门广场的彩带气球，会随风飘到温老师家的院子里。



旧绒线胡同



绒线胡同

如今，他离开了我们，绒线胡同的于抚院6号也消失了，斜阳里，任我们站在壮丽的大剧院前去想像那遥远的京华烟云……

其实，温老师走得并不甘心，他有太多的遗憾。

他原来打算在八十岁的时候，还要开独唱音乐会，因为从来还没有人能在八十岁开音乐会的，眼看还有一年了，依他最近的状态，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他甚至和我们谈起过唱些什么曲目！从1950年第一场音乐会起，他的目标就是不停地开音乐会，他要把他的歌声唱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可是，他又没有目标，因为他不知道要唱到什么时候……



国家大剧院

生命的咏叹

004

SHENG

MIN

生命如歌



他已经计划今年开师生音乐会，从刚进音乐学院的学生到已经是教授的学生都参加，并且和我们每个人商量了曲目，可是，音乐会却开不成了。

他说今年夏天要去意大利，去看看斯卡拉歌剧院和凤凰歌剧院，去歌剧的出生地佛罗伦萨住几天，去看看罗马的松树、听听罗马的喷泉；我都已经让我在米兰的学生了解斯卡拉歌剧院会有什么演出，然而，他的心愿没能实现。

他说要抽空把几十年来的研究心得、讲学记录、听课笔记整理成书，把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铸成文字让更多的同行分享，再为国家的声乐教育事业尽一点力。可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笔还未拿起，自己却骤然倒下了……

温老师呕心沥血，辛辛苦苦教了一辈子，一直教到最后一刻，就像一个将军倒在战场上那样，他是累死的，他把心和血都掏出来了，掏给了他深深爱着的音乐学院、掏给了声乐艺术，掏给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掏给了喜欢听他唱歌的人们。

老师啊，您没有遗憾，您和您的歌声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里，留在生您养育您的这片土地上。您看看八宝山悼念堂里，看看长跪在您面前的白发苍苍的老学生，看看那一群像死了爹娘般大哭的孩子们，听听那些您一生的知己朋友颤抖着对您喃喃呓语；东风里，您低沉的歌声所吹起的白色纸花像美丽的蝴蝶一样漫天飞舞，老师，您不应该有遗憾！因为您在人们心里永生。





我一直想唱陆在易用艾青的诗写的那首《我爱这土地》给老师听听：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
这里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啊，
和那来自林间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泥土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首歌写得太好了！

这是写给您唱的歌，写给那些真正热爱这片土地的善良人的歌。



2002年，被邀在美国长岛艺术沙龙

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



在上音礼堂

温老师的歌唱完了，虽然他还想唱，尽管他还能唱得很出色，可是老天不让他唱了，这就是命吧。我们常常学贝多芬说“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和命运抗争”，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在命运面前，人总是软弱的，没有人能够拗得过命！有价值的是当人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活得让人尊敬，让人佩服！

于抚院6号消失了，绒线胡同还残留了一段，胡同里走出来的人也随着落日驾鹤西去了，留下了英名和一首首歌，白云千载空悠悠……，从此，天堂里又多了些悠扬浑厚的歌声，留给我们的却是梦牵魂绕的怀念。

如梦依稀，想去年除夕，一杯酒，雄心壮，笑谈歌明天。却春霖恶雨，恩师去，从此离别两茫茫。

坎坷平生路，声声是辛苦。化清风，依旧林云响。浩气天地间，长歌曲无终。铸丰碑，留存风范千秋唱。



2000年6月

在美国纽约列弗拉克音乐厅(Lefrak Concert Hall)

举办温可铮教授师生音乐会

钢琴伴奏王述